



德 语 文 学 精 品

杨武能译文集

Yangwuneng yiwenz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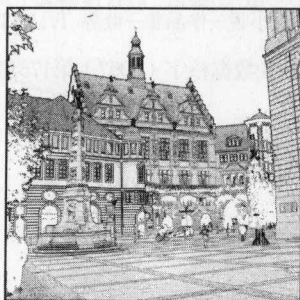
赌运——德语国家中短篇小说选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 德 语 文 学 精 品

赌 运



霍夫曼等著
杨武能译

DUYUN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赌运/ 杨武能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 12
(德语文学精品·杨武能译文集)
ISBN 978-7-5411-2643-7

I. 赌… II. 杨… III. ①德语—语言读物②中篇小说—
作品集—世界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H339. 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76138号

赌运

[德] 霍夫曼等 著 杨武能 译

DUYUN

译者肖像画 程丛林

策 划	黄立新 李亚南
责任编辑	李亚南
责任印制	喻 辉
责任校对	韩 华
整体设计	邹小工 魏 蔚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防 盗 版	
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97千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643-7
定 价	29.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301



Deutsche Meisterwerke in W. Dangs Übersetzung

杨武康



DUYUN

Digitized by srujanika@gmail.com

《德语文学精品·杨武能译文集》

总 序

半个世纪的文学翻译生涯，译作先后得到北京人民文学、南京译林、桂林漓江和北京燕山等诸多出版社青睐，直至享誉业界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前些年一举推出《杨武能译文集》，使我成为了中国翻译史上还活跃于译坛更有幸出版十卷以上个人大型译文集的第一位翻译工作者。为此，诚如译文集总序所说，我真感谢上述大量出版我译著的出版社，真感谢各个时期给予我教诲、帮助和关怀的师长、同道和亲友，真感谢确实应该称做“衣食父母”的亿万读者！

可叹“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个可恶可恨的中国魔咒，也不幸而有幸地，在在应验在了区区身上！不过到底出现了转机，“墙内”的出版家最终还是嗅到了我，于是有了这套《德语文学精品·杨武能译文集》。

顾名思义，这套书的着重点在“精”，不像《杨武能译文集》似的在大在全，在系统性和学术性；而且精的不应只是选材——也就是只选收名著中的名著、经典中的经典，只选收我本人最为广大读者喜爱和认可的译作，还有设计、装帧、插图等等，也要力争做到精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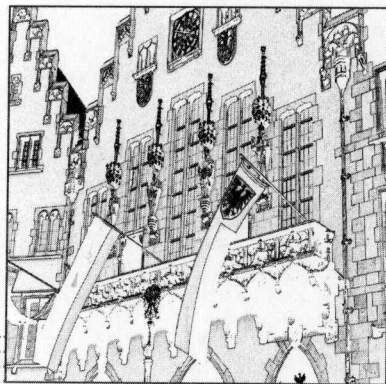
还有一点不同于《杨武能译文集》，这套书准备陆续推出，计划两三年内出齐。倒并非受出版社编辑力量和选题规划的限制，而是想减轻读者的经济负担，并使其能够从容选购。

我毕生从事德语文学研究和译介，译作数量很多，尤感自慰的是所译均系德语文学的经典、杰作，译作广受读者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德语文学堪称思想者的文学，丰富多彩、深邃、耐读又好看的文学，翻译它的经典、杰作，翻译这些堪称世界文学瑰宝的作品，我如同经历了一次次精神远游——空间与时间双重意义的远游，体验到了艺术创造的巨大乐趣。亲爱的读者，我真诚地邀请你来共同完成这一艺术创造，来分享这一精神远游的无比快乐！

这套书适当地加了导读、序跋、附录和图片，以提高读者阅读的兴味，帮助读者更好地达到“远游”的目的。这套书的译者、编者力争把书出得尽可能精美，并且有精益求精、不断改进的准备，因此十分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专家提出批评和建议。对视译作如自己孩子的笔者而言，它们能受到同道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特别是年青一代读者的喜爱，实在是莫大的荣幸、莫大的快慰。

杨武能

2006年10月 于川大竹林村远望楼



目录

C N T E N T S



德国

霍夫曼

 克雷斯佩尔顾问 2

 赌 运 19

克莱斯特

 侯爵夫人封·O 37

赫勃尔

 夜宿猎户家 63

伯尔内

 烧炭党人和我的耳朵 71

哈克伦德尔

 灯 怨 78

瑞士

凯 勒

事在人为 84

物以类聚 103

迈 耶

圣 者 145

奥地利

格里帕策

穷乐师 234

施蒂弗特

山中水晶 262

安岑格鲁贝

有遗产的舅舅 293

卡夫卡

法律门前 304

猎人格拉胡斯 306

茨威格

第三只鸽子的传说 310

德国

D E G U O



克雷斯佩尔顾问

[德国] 霍夫曼

恩·特·阿·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1776~1822), 德国近代杰出的小说家, 后期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 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四卷)、《夜谭》《卡洛风格的幻想故事》和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以及《魔鬼的万灵药水》等等。

霍夫曼的小说有着自己鲜明、突出的特点, 在欧美文坛上一度成为一个特点的概念, 影响了巴尔扎克、爱伦·坡、果戈理等一大批重要的小说家。这些特点, 可以归结为一个“奇”字和一个“异”字, 即小说充满了奇思异想, 写的都是奇人异事, 气氛情调也奇异诡谲, 不少时候到了神秘怪诞的程度, 甚至于鬼气森森, 难怪大作家赫尔曼·黑塞要拿霍夫曼小说与中国的《聊斋志异》相提并论。

《克雷斯佩尔顾问》选自《谢拉皮翁兄弟》, 是一篇典型的霍夫曼小说。它以幽默而夸张的笔触, 以一个亲身经历者的口吻, 由小到大, 由表及里, 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怪人的状貌言行, 最后却在他那些荒诞不经的奇行异事背后, 让我们惊异地发现了一个艺术天才善良高尚的灵魂, 聆听了一曲美丽动人的爱的赞美诗。主人公形象举止的怪异与心地的纯善构成强烈反差, 因此也就发人深思, 耐人寻味。

我一生中见过不少怪人, 克雷斯佩尔顾问便是其中的一位。当初我到 H 市, 打算在那儿待一些日子, 正赶上全城的人都在谈论他, 因为这时他正异常带劲儿地干着一件荒诞不经的事。原来, 克雷斯佩尔作为一位博学而练达的律师, 作为一位精明能干的外交家, 是颇负盛名的。某个说不上显赫, 但却握有实权的侯爵因此找上门来, 求他代拟一篇呈文给宫里, 恳求皇上承认该爵爷对于一处领地的合法权益。结果事情获得圆满成功; 鉴于克雷斯佩尔有一次曾抱怨过从来找不到令他感觉舒适

的住宅，侯爵便决定承担全部费用，让人完全按照克雷斯佩尔的喜好为他造一所房子，以作他代拟呈文的酬谢。侯爵甚至愿意出资买下克雷斯佩尔所选中的地皮，不过克雷斯佩尔却没接受这一好意，倒是坚持要把房子建在城外自己的花园里，那环境异常优美。接下来他便采办了一切可能采办到的材料，让人替他运出城去。打这以后，街坊四邻们就看见他每天穿着他那件式样古怪的大褂——这也是他按照某些特定的原则自行缝制的——忙着在园子里发石灰，筛沙子，把砖石堆放整齐，等等。他压根儿没和任何建筑师商量过，也没想到去弄一张图纸。一天天气很好，他突然来到H市一位能干的泥瓦匠师傅家中，请他明天天一亮就带着全部伙计，徒弟以及小帮工什么的到他花园里去，为他建房子。泥瓦匠师傅自然问他要施工图，他回答，这玩意儿根本用不着，到时候一切都会好的，叫人家大吃一惊。第二天，泥瓦匠师傅带着全班人马来到现场，发现已经挖好一道四四方方的壕沟，克雷斯佩尔随即发话道：

“喏，我的房子的地基就下在这里，请你们接着往上砌墙，一直砌到我说‘现在够高了’的时候。”

“怎么，不要门窗？不要隔墙？”泥瓦匠师傅像被克雷斯佩尔的神经错乱吓了一跳，插进来问。

“就照我说的办吧，朋友。”克雷斯佩尔不动声色地回答，“其他一切嘛，都自然会有。”

仅仅是付给丰厚报酬的许诺，就使泥瓦匠师傅动了心，承接下了这项异想天开的工程。然而，从来没有一项工程能进行得比眼下的这项工程更愉快。由于吃的喝的都不断得到充足的供应，工人们压根儿不离开工地。这样，在他们不绝于耳的欢笑声中，四堵大墙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快升高，直到有一天克雷斯佩尔发出一声大喝：

“停——！”

于是泥刀和榔头通通不再出声，工人们纷纷从脚手架上爬下来，把克雷斯佩尔团团围住，冲着他的一张张笑脸全都发出一个疑问：

“这下子又怎么办？”

“闪开！”克雷斯佩尔一边吼，一边奔向园子的一端，然后从那儿慢慢踱向他的四方形建筑，到了墙根儿下却不满意地摇了摇头，随即又奔向园子的另一端，从那儿再慢慢踱向他的四方形，和刚才一样。如此周而复始地折腾了好几遍，直到他终于用尖鼻子冲着墙壁，大声喊道：“过来，过来，你们听好了，给我开一道门，在这儿给我开一道门！”——他按尺寸规定了高度和宽度，门便严格地如他要求的那样开好了。他于是走进屋去，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这时泥瓦匠师傅发现，大墙砌得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了。克雷斯佩尔若有所思地在里面转悠着，背后跟着一群手

拿凿子锤子的泥瓦工，只等他一声令下：“这儿开扇窗户，六尺高，四尺宽！——那儿开一扇小窗，高三尺，宽二尺！”工人们便飞快地在墙上打出一个洞来。我到H市那工夫，正赶上进行这档子事；只见好几百人围在他花园四周，每当在墙壁上谁都意想不到的地方又开出一扇新的窗户，碎砖烂石往外乱飞，大伙儿就会发出一阵欢呼，那光景真叫有意思极了。至于住宅的剩余部分和其他一应的工作，克雷斯佩尔也是如法炮制，即工人们必须根据他随时发出的口头指示，当场完成一切。这整个工程的滑稽可笑，对于事情终将获得意外的圆满结果的信心，特别是克雷斯佩尔慷他人之慨地大把大把花钱，却使大伙儿一直兴致很好。这样，以如此荒诞的方式建房所必然带来的困难都一一得到克服，一幢设施完备的住宅便在短时间内耸立起来了。这幢房子从外边看真叫怪模怪样，原因之一是没有一扇窗户跟另一扇窗户相像，然而内部装修却令人感觉舒适到了极点。每个进去过的人都肯对此打包票；后来，在我俩结识以后，克雷斯佩尔把我领到他家里，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体会。也就是说，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和这位怪人说过话；建房使他忙得不可开交，甚至他以往每星期二总是要光临的M教授家的午餐会，现在也无暇参加了。教授特别差人来请他，他让来人转告教授，什么时候不举行新居落成典礼，什么时候他就决不开家门一步。朋友和熟人们全盼着出席一次盛宴，克雷斯佩尔却除了参加建房的师傅、伙计、学徒、小工以外谁都不请。他拿着美味佳肴招待一班匠人；泥瓦学徒尽情地享用鹌鹑肉包子，年轻的木匠则对烧烤野鸡大显本领，饿鬼似的小工们这次都挑最大的松露丸子往自己嘴里送。当天晚上匠人们的老婆闺女也来了，随即一次盛大的舞会开始。克雷斯佩尔先陪师傅的娘子们跳了几圈华尔兹，然后就坐到市里的乐师们的席上，拿起一把提琴，指挥大伙儿演奏舞曲，玩了个通宵。这次，克雷斯佩尔顾问扮演了民众之友。在新居落成典礼以后的又一个星期二，我终于在M教授家里碰见了，他真有些喜出望外。你真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比克雷斯佩尔的举止更令人惊异的了。他动作僵硬迟钝，活像每时每刻都会撞翻什么，打碎什么似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我也立刻放下了心，因为他尽管大步流星地围着摆满了精美杯盘的餐桌转来转去，在落地穿衣镜前摆着各种姿态，甚至抓起一只漂亮的彩瓷花瓶，在空中抛上抛下，弄得人眼花缭乱，教授太太的脸上仍然没有丝毫惧色。实际上，在入席之前克雷斯佩尔已把教授房中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还爬到弹簧软椅上，取下墙上的一张照片，随后又挂回了原处。与此同时，他嘴里唠唠叨叨——这在席间尤其显得突出——一会儿东拉西扯，从一个话题迅速转到另一个话题；一会儿又揪住某件事情不放，翻来覆去，没完没了，异想天开，直至他的思路重新让别的什么吸引过去。他时而大声粗气地叫嚷，时而又拖声拖气，宛如唱歌一般，但无论怎样，声调和讲的内容总是不协调。比如谈到音乐，大伙儿都在夸奖一位初露头角的作曲家，这时克雷斯佩尔却淡然一笑，扯起他那唱歌般的细嗓门儿说道：

“我真巴不得生着黑色翅膀的恶魔来抓走他，把这个糟蹋音乐的混蛋打下地狱的万丈深渊！”接下去他又狂呼乱叫起来，“她真是一位天使啊，声音那么甜美，那么圣洁！——犹如歌坛上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

说时他眼里噙满了泪水。而在座的人必须好好回忆，才能想起在一个钟头以前，曾谈到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

眼下大伙儿正吃着红烧兔子。我发现，克雷斯佩尔就着自己的盘子，把兔骨头上的肉剔得干干净净；教授五岁的小女儿笑嘻嘻地给他送来兔子腿，他还详详细细地询问她些什么。还在吃饭的过程中，孩子们已经很亲热地注视着他，如今都离了席，走到他近旁，只不过仍怀着敬畏，和他保持着三步的距离。“这又是在搞什么名堂呢？”我心里暗暗纳闷儿。饭后的甜品端上来了；只见顾问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小匣子，匣内躺着一台一丁点儿大的钢制车床，他立刻把车床拧紧在餐桌边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灵巧手法，几下子就把兔骨头车制成了各式各样的小罐儿、小筒儿和小圆球，全都那么精致奇巧，孩子们在接过它们时都不由得欢呼雀跃起来。

在众人从餐桌边站起来的时候，教授的侄女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亲爱的顾问，咱们的安冬妮究竟在做什么呢？”

克雷斯佩尔满脸尴尬相，就像一个人明明咬着了苦橙，却要装出在嚼糖块儿一样。不过，转瞬间，这张脸便扭曲了，变成了一个叫人害怕的面具，那么凄凄然地苦笑着，同时又流露出恼恨和嘲讽，是的，在我看来就跟魔鬼的嘴脸差不多。

“咱们的、咱们亲爱的安冬妮吗？”他怪难听地拖长了声调问。

教授赶紧凑过来，狠狠地瞪了自己侄女一眼。我从这眼神中看出，她必定是碰到了一根不该碰的弦，在克雷斯佩尔的内心引起了讨厌的不和谐的共振。

“您那些提琴现在怎么样？”教授拉着他的双手，快快活活地引开了话题。

这一下克雷斯佩尔的脸色立刻开朗起来，他用那粗嗓门儿答道：

“好极啦，教授，那把出色的阿马蒂^①提琴，前不久我讲过我是怎样侥幸地得到它的，直到今天我才把它给割开了。我希望，安冬妮能够仔细地分解余下的部分。”

“安冬妮是个好孩子。”教授说。

“不错，她是的！”克雷斯佩尔大声地应着，飞快扭过身子，一把抓起帽子和手杖，直奔房门而去。我从镜子里看见，他眼里噙着晶莹的泪珠。

克雷斯佩尔顾问一出房门，我便恳求教授，要他马上告诉我那把小提琴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安冬妮是怎么回事。

“嘿，”教授回答说，“就像这位顾问本身是个大怪人一样，他制作小提琴的方式也是奇怪得要命的。”

① 17世纪意大利著名提琴制造家。——译注（以下未注明者均为译者注）

“他，制作小提琴？”我惊讶地问。

“是的，”教授继续说，“根据行家们的判断，克雷斯佩尔做的小提琴在当今这个时代算得上是最最优秀的了。从前，他特别成功地做好一把琴，有时还让别人试拉一下，可这样的事已好久不再发生了。现在做好一把琴，他只自己拉上一两个小时，虽然拉得极其带劲儿，充满着感人的激情，可是拉完以后他就把它挂到其他琴的旁边，从此不再碰一碰，也不许别的人碰。只要哪儿能搞到一把古代大师制作的提琴，顾问就不惜任何代价把它买下来，人家要多少钱他给多少钱。也跟他自制的琴一样，这把琴他仅仅演奏一次，然后便把它拆开，仔细观察琴的内部构造，如果他认为没有发现他正好要找的奥妙之处，他便不耐烦地把碎琴板扔进一口大木箱，箱中已经装满无数被肢解了的旧琴的残骸。”

我急不可待地问：

“可安冬妮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嘛，”教授接着讲，“这个嘛是那么回事，倘若我不是坚信一个事实，即顾问那骨子里善良得近乎柔弱的天性中，必然有着什么特别的隐情的话，为安冬妮的事我是会对他这人深恶痛绝的。几年前顾问来到本市，住在S街的一幢阴暗的宅子里，和老管家婆一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怪异行径很快招来了街坊四邻们的好奇，而当他发现这种情况，马上便设法与人交往。同在我家里一样，各个地方的人们都渐渐习惯了他，以至觉得少不了他啦，甚至连孩子们也喜欢他，虽然他的外表那么严厉。不过他们并不给他添麻烦，要知道友好归友好，孩子们对他仍保持着某种敬畏，这就使得无人敢在他面前唐突放肆。至于他如何善于用各式各样的办法取得孩子们的欢心，今天您已经亲眼看见了。我们大伙儿都当他是老单身汉，对此他也不作否认。他在本城住了相当长时间，突然动身到谁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好几个月才回来。到家的第二天晚上，克雷斯佩尔家的一扇窗户竟一反常态地灯火明亮。仅此一点已引起了街坊们的注意，何况大伙儿很快还听见在钢琴的伴奏下，从窗内飘出来一个女子的美妙动人的歌声。接着，一把小提琴也吟唱起来，感情热烈而奔放，与女子的歌声交织在一起。人们马上听出，那是顾问本人在演奏。

“这样一个奇特的音乐会，把无数的市民吸引到了顾问的住宅前，我当时也混在人群中；而且我必须向您承认，和这个陌生女子的嗓音一比，和她这绝妙的沁人心脾的歌声一比，我所听过的那些最享盛名的女歌星们全都黯淡无光，失去了魅力。我做梦也想不到谁的声音能这般悠长圆润，这般婉转嘹亮，这般跌宕多姿，强可强到像是管风琴的鸣奏，弱可弱到仅仅剩下一丝轻轻的喘息，真正叫人荡气回肠。没有谁不为这甜蜜的歌声所迷醉，四周一片寂静。一歌终了，人群中便发出低低的赞叹。当人们听见顾问大声讲起话来时，已经是午夜了。接着又传出另一个男

人的声音，从语气判断，似乎是在责备顾问，其间还夹杂着一个女子时断时续的泣诉。只听顾问的嗓门越提越高，越扯越大，直至最后变成了你知道的那种唱歌似的拖长的声音。是姑娘的一声尖叫打断了他，随后则是一派死寂，直到楼梯上突然乒乒乓乓一阵乱响，一个年轻人啜泣着冲出门来，跃上一辆停在附近的双轮驿车，飞也似的驶去了。第二天顾问显得春风满面，可是谁也没胆量去问他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不过女管家却告诉向她打听的人，顾问带回来一个漂亮得跟画中人似的年轻姑娘，他管她叫安冬妮，她唱歌的声音也和模样儿一样美。一同来的还有个年轻男子，他对安冬妮那么温柔体贴，想必是她的未婚夫吧。可是小伙子不得不很快离开，因为克雷斯佩尔顾问坚持这样要求。——至于安冬妮和顾问本人是什么关系，时至今日还是一个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可怜的姑娘受到了他极其可耻的虐待。他对她严加管束，就像《塞维拉的理发师》^①中那个巴尔托洛博士管束自己的被监护人一样，几乎不允许她到窗口旁边来站一站。总算经过反复请求，他有一次带她出来做客了。他那一双锐利的鹰眼也老跟着她，决不容忍周围有任何音乐，更甭提让安冬妮唱歌了；就连在自己家里，他同样也不准她再唱。因此，在城里的公众中，安冬妮那天晚上的歌声便引起许多幻想，成了一种激动人心的美妙传说。每当有女歌唱家想来城里显显身手的时候，甚至连那些压根儿没听说过姑娘的歌声的市民也会说：“这么咿咿呀呀，简直不堪入耳！——要讲唱歌就只有安冬妮呢。”

你们知道，对于这类稀奇古怪的事情我这个人是很入迷的，因此不难想象，我是如何迫不及待地希望一见安冬妮。在此以前，我经常听见人们谈论安冬妮的歌喉，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妙人儿就在此地，并且为克雷斯佩尔的魔法所困，受到这个狂暴的巫师的虐待。当天夜里，我自然便在梦中听见了安冬妮奇妙的歌声；她唱着优美动人的慢板——可笑的是我竟觉得这首歌仿佛就是我自己谱的曲——恳求我去搭救她；我当即下定决心，要当第二个阿斯托孚，像他深入阿尔齐那魔法城^②一样闯进克雷斯佩尔的家，从可耻的羁绊中解救出那位歌坛的皇后。

谁料情况却完全和我想象的不一樣。要知道我和克雷斯佩尔刚刚见过两三次面，大发了一通有关提琴的最佳构造的议论，他便邀请我去登门访问他。我果真去了，他于是领我参观他收藏的小提琴。在一间斗室里挂着大约有三十多把提琴，其中一把从种种迹象看——比如琴把上雕着雄狮脑袋什么的——都显得古色古香，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只见它挂得比其他所有的琴都高一些，并且套着一顶花冠，俨然是位居于所有同类之上的皇后。

“这把琴嘛，”经我询问，克雷斯佩尔的话闸子便打开了，“这把琴是一位不知

^① 《塞维拉的理发师》系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Rossini，1792～1868）著的两幕歌剧。

^② 见意大利诗人阿里约斯托所著英雄史诗《疯狂的罗兰》。中了魔法的罗兰困在阿尔齐那岛上的城堡中，最后为勇士阿斯托孚所救。